

在民间

◇梵歌

白云深处访书院



陈翥摄

几年前深秋的一天,我跋山涉水,沿着黄水村后面的盘山路上岭。盘山路尽头的小空地边,种着几株不知名的花,旁边有一间茅屋,侧墙上写着“着棋亭”。亭下,蜿蜒的踏步连接下面的院落。沿着踏步下去,几只白鸽在笼子里,无声地缩着脖子。山尖上的小院呈一字型布置,围墙西侧留着通道。院门敞开,门口贴着对联;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横批是:满目青山。一位青衫凌风,发髻高绾,长髯飘飘的人悠然地站在门口,就像一幅立体的水墨画。仙风道骨的卢震先生,声音洪亮,友好地迎接来访的人。

院内两侧是单层房子,南侧的圆洞门内是书房与卧室,书房的书架上有不少书,座位后的墙壁上挂着“龙溪书院”的牌子。北侧的圆洞门内是会客室和厨房。中间空地有一个三四平方米的花圃,卢震先生说全国各地的朋友给他寄来了取自当地的泥土,说是土质越杂越能养花草。因为主人有时外出时间较长,给这些花儿安装了自动滴灌装置。精巧雅致的小筑,给人以亲切、自然的感觉。

卢震先生兴致盎然地向我介绍周围风物和自己的生活。这里的山山水水都弥漫着故事。他说上面的岐石山是李白在华顶一气呵成《天台晓望》时狂醉,一脚把笔架踢到了这里,而随手扔出的笔掉到了外面的张家桐村,在那个村边的山上成了“梦笔生花”的岩峰。对面南边山峡里的瀑布叫龙潭,以前是台州及邻近州县百姓大旱时节“取水”之处,与取水民俗相关的传说和仪式,神秘而久远。山下的黄水村有为各地取水而安排的仪仗队,村子里至今还保存着仪仗队的锣鼓、号子等器具。

天台深受儒家思想滋养。早在北宋庆历七年,天台就建起规模宏大的孔庙。皇佑五年,县令石牧之,在孔庙建县学授生员。南宋淳熙十一年,特科进士徐大受建竹溪书院,朱熹高足潘时举建儒堂。其后,卢邵侍郎李思可、进士叶亨孙、徐一夔等先后建起雷马书院、神州书院、龙溪书院、赤山书院、创志书院和丰修书院。其中叶亨孙于1286年创建的龙溪书院就在黄水村,具体位置就在上岭入口的溪边。

离群索居的卢震先生俨然把自己融进了山野,他说每一棵树每一根草都有灵魂。看着它们长叶、开花和结果,不知不觉就成了朋友,和它们有心灵感应。卢震先生晨起散步、打太极,白天阅读、练字、打坐,闲时和村民一起种菜,进出门与鸟儿打招呼。卢震先生喜欢动物,有张他在高崖上打坐的背影照片,小狗趴在他身后的岩石上,与他一起“陶然共忘机”。

至此发现,多少人曾经向往逍遥的生活,原来被有些人遗世独立地践行着。卢震先生原是大学老师,他超然物外的生活态度与梭罗在瓦尔登湖畔的日子如出一辙,两人的身份亦颇为相似。梭罗在瓦尔登湖边研读荷马史诗、儒家经典,像中古时代的道士,过着简

朴的生活。但他不是单纯的自然主义者,他爱好和平、反对课税、主张废奴。与之类似,卢震先生以一种“入世”的情怀关注着现实世界。卢震先生说自古至今,一个地方的兴盛要靠教育。在商品经济大潮下,不但生活方式产生巨大变化,人的思想观念也在变化,如果不进行有意识的保护,有些传统文化会消失得很快。重建书院,让后人了解前人创造的文明,触摸历史,找到文化自信,留住乡愁。卢震先生不但谙熟天台人文掌故,也关注自然环境变化、村镇改造,以及亲子关系等等。

卢震先生喜欢讲故事。他说了一个真实的亲子故事,一对夫妻,有一个聪明可爱的女儿,他们主张孩子的学习顺其天性。孩子从小喜欢画画,他们就满足孩子,尽可能提供需要的条件,孩子获得了很多比赛的奖项。当别人以为这个孩子一定会走上美术这条道路时,孩子却喜欢上了音乐,于是,这对夫妻同样给孩子提供学习条件,而这个兴趣易变的孩子居然从以前的绘画中获得了音乐创作的灵感,最终考上了国内顶级的音乐学院。在应试教育的现状下,家长可能认为这个故事属于个例,不可复制。

卢震先生还讲了另外一个故事。东海岛上有一个追求自由的牧羊老人,打理了一绺美髯。上岛游玩的人发现了他,把他当成岛上的风景,老人成了没有网络环境下的“网红”,有些人上岛来就是为了看他。老人的羊养得不错,可自己从来不吃,他把羊送给那些来看望他的朋友。这位快乐的老人活到了一百多岁,最后坐在椅子上安详地逝去。这似乎是卢震先生的生活态度。

瓦尔登湖边的梭罗待客不近人情,木屋里只摆三把椅子(一把给自己,一把给客人,一把据他说是给自己的灵魂)。卢震先生善解人意,在客厅里给客人准备了足够的椅子,热情地给客人烧水端茶。卢震先生充满激情与能量,说到精彩处,双眼放光,聆听者很难不被他感染。他在让茶水流进客人杯子里的同时,也让自己的思想渗进了客人的脑袋。

七百多年的沧桑演变,原来的“龙溪书院”早已湮灭。与此同时,卢震先生在临海、磐安等地开启了类似的书院复建工作,他的手上已经有数万册的图书储备。

卢震先生实现理想的方式是多维的:复建书院、开馆讲课,关于国学、哲学、文学、自然和亲子教育。在独生子女家庭较多存在娇生惯养的情况下,卢震先生强化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吃苦精神,他不但教学生书本知识,还让他们学习种植、酿酒、做家务。他不但带着学生翻山越岭考察自然、亲近自然,还让他们学着像当地人那样,步行几十里去街头镇上赶集。

《瓦尔登湖》作者梭罗的隐居生活,更多地属于体验性质,两年零两个月后,他离开瓦尔登湖,回到了工业化社会。与之不同,卢震先生致力于保护传统文明的行为更像是终身选择。

琼台·文苑

诗天台

◇潘以默

白鹭

只比梦中的溪谷和白鹭清楚一些
我站在这里,也是个不够真实的人

我或许早已梦见过你
从前,遥远的一个渡口

我梦见你,但安排你的是谁
也让我觉得这样的生活,并不是由于自己

轻盈的白,尤其是黄昏时分
黑铁一样的水面,美得格外残酷

构成它的,已不仅是我
它来自更多的诗人,来自江南的烟雨和衰老

也许还有对未来的展望,当我想说
今天早晨,我梦见一只白鹭

清醒

在这片大陆东部,无限接近海的地方
我在山中走,倾听
每当月亮磨成了柴刀,会觉得是在唐朝的深岭
有种读书人的悲凉,从守林者的心中生发
自惭,而不可述

虚空

当我越往山下走,越感到苍老
那堂物理课不是这样说的
岛上的人们
日子更慢,每次太阳的沉没都要坚持很久

我记得那个宾馆
窗外有成排的舢板,它们如同琴键
为一道缓缓关闭的门
起伏,轻响

日出已是回忆
石砾,敲打越野车的底盘
欢跃的鼓点,在山顶
也迎接过那个失联的人

当我们到达,海面已伸出一只金色的手臂
这里,也只是它
在收拢的极小部分,并没有
想象中,那样停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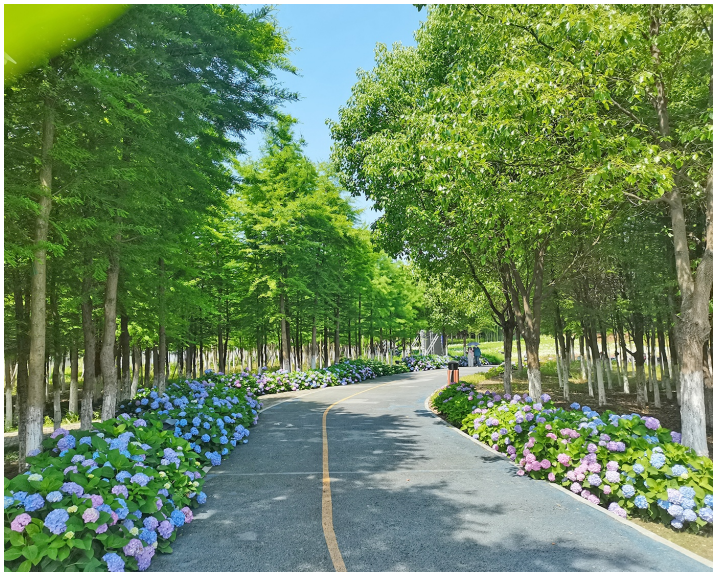


陈翥 摄

下午茶

◇鹿文辉

鸟的一生



陈翥 摄

有段时间,我特别喜欢看鸟类。看小鸟衔着细枝筑巢,孵蛋,打破蛋壳出生,以及刚出生的幼鸟挣扎着撑起脑袋,仰天张开那比头还大的巨口,嗷嗷地等待食物的样子。

这个过程通常从静态开始,转向动态,由安静的自然之声切换到嘈杂的众鸟齐鸣,仿佛鸟巢里一刹那开出了数朵喇叭花。小鸟想获得食物,要看脖子是否伸得够长,嘴巴是否张得够大。与此同时还要从张大的嘴巴中发出尽可能大的声音,这个时候,它们的嘴巴就变成向上扬起的“喇叭”。“喇叭”们尖锐鸣叫,喉头自发性颤抖,让这股声音漾出了更大的律动和共鸣,以此冲击着亲鸟(鸟类在孵化和育雏期间,相对于幼鸟,双亲被称为“亲鸟”。)的耳膜,提醒着它——快!用最大块的食物将叫得最响的喇叭口堵住!

亲鸟只有一张嘴,多数时候口中也只有一条、一块或一小粒食物,因此它只能先囹圄将其中某一张嘴堵上,祈祷暗灭掉里边发出那催命般的凄厉叫声,至于另外的,等等,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喂完这只跑掉再说。

即便如此,飞走的亲鸟仍是不停忙碌捕食,捕食完毕立马回来给幼鸟喂食。统计数据下的鸟类,平均一天要给一只幼鸟喂十几次,而一窝幼鸟往往有三到五只,甚至更多,那便是成倍增加的工作量,由此可见亲鸟的不易。

幼鸟食量大,代谢迅速,自然长得也快。如喜鹊之类的常见鸟,从蛋中孵化后,几乎一天一个样,个头肉眼可见地长大,不到一周就长出羽毛,至半个月左右,便拥有亲鸟一样的个头,具备离巢独立的能力了。此时,幼鸟们均感觉巢中拥挤,挤着难受无比,而毛长齐的翅膀。此刻更是血流澎湃,渴望打开,一旦收不住便会在巢中来一记大鹏展翅,甩兄弟姐妹们一脸。于是,幼鸟们便相继站到了鸟巢的边沿,用尖利的爪子死死抓着,稍稍维持身体的稳定,翅膀

仍是时不时地打开一下,既像炫耀,又像某种不自信的尝试。等待许久,亲鸟陆续回来几次,围着幼鸟反复转圈,幼鸟们看来看去,也没在亲鸟口中看到渴望已久的食物,渐渐也明白过来。于是,在老大带领下,一只接一只,扑腾着翅膀,终于学会飞翔。从此,天空陆地,得享无拘无束的自由。

不得不说,鸟类的生存进化还是有其独到之处,因此即便面临天上鹰与地上猫等诸多的捕食者,鸟类群体依然庞大,生生不息。它们给天空带来了动态,在飞机发明之前,也让先人们的想象能上达九天,与星辰并齐。

鸟类看得多了,有了欣赏的鸟,也有了反感的鸟,尤其让人反感的,是品种各异的杜鹃。这些杜鹃虽外观差异,习性却相似,它们从不筑巢,到繁殖期便将蛋产在其他鸟类的巢穴里,杜鹃幼鸟孵出来后,便开始以它们的本能占巢求生。若是原生鸟巢的蛋还没孵出,杜鹃幼鸟就会张开没长毛的翅膀,用后背将蛋托着,往巢外推去,一边推,一边双脚使劲前蹬,全身绷紧,血管贲张。若已经孵出幼鸟,它们也以同样的方式将它托着,背着,使劲推着,直至把原生幼鸟推出巢穴为止。离巢的幼鸟,自然无法生存下去,杜鹃幼鸟却可以因此独占鸟巢,获得亲鸟的单独供养,生存机会大大提升。

这些杜鹃幼鸟,即便眼睛还没睁开,世界也没看到,却已经具备了自我生存本能,它们的本能是占领,是抢夺,消灭一切竞争。从进入其他鸟巢那一刻起,这个鸟巢便已经是它的。鸟巢的主人,也将不得不接受自身成为杜鹃养护者的使命。它可能从杜鹃鸟出生到它离巢,都不会明白这一切变故,却只能遵循自己作为父母,努力养育雏鸟的本能。

这些都由本能趋势,有的让人敬佩,有的让人反感。我和很多人一样不喜欢杜鹃。

但自然规律如此,人类终究只能遵守吧。

笔画可以重新组合

安全呢

食品